

幸福年代

一个特殊的年代，一段成长的记忆。古老的田园，艰苦的生活，
凄美的爱情，刻骨的伤痛……

原汁原味再现**一代知青**的心灵史诗

杨华团★著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幸福年代



原汁原味再现一代知青的心灵史诗

杨华团★著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幸福年代 / 杨华团著. -- 贵阳 :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1.6

ISBN 978-7-221-09558-9

I. ①幸… II. ①杨…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98032 号

幸福年代

杨华团 著

责任编辑 杜培斌

贵州人民出版社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邮编 550004

发行热线 : 010-59623775 010-59623767

北京诚信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2011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10mm × 1020mm 1/16

字数 333 千字 印张 21.5

定价 33.00 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如发现图书印刷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联系。

◎ 目 录 ◎

第一章 / 1

1. 死亡游戏 / 1
2. 回乡知青 / 6
3. 初砺筋骨 / 10

第二章 / 18

4. 宅院血战 / 18
5. 装窑搬砖 / 22
6. 雨夜初吻 / 28
7. 筑墙动土 / 35
8. 铍羽而归 / 42

第三章 / 49

9. 政治待遇 / 49
10. 杀鸡儆猴 / 56
11. 榷窑工程 / 62
12. 无情坍塌 / 69
13. 批斗大会 / 74
14. 何蓉蓉 / 80

第四章 / 86

15. 啖死马肉 / 86
16. 省城探伤 / 92
17. 登门道歉 / 97
18. 宅基风波 / 103



19. 代课教师 / 109

20. 屠夫横行 / 114

第五章 / 123

21. 老汉议政 / 123

22. 排演大戏 / 128

23. 快乐新年 / 134

24. 同窗相聚 / 140

第六章 / 146

25. 村姑情痴 / 146

26. 初尝禁果 / 152

27. 乔迁新居 / 158

28. 抡锤打钎 / 165

29. 俊香偷情 / 171

第七章 / 176

30. 龙口夺食 / 176

31. 夺命霹雳 / 180

32. 珍贵口粮 / 187

33. 洪水无情 / 192

第八章 / 198

34. 公社书记 / 198

35. 大坝运土 / 203

36. 便秘问题 / 209

37. 同性骚扰 / 214

38. 好友之死 / 219

第九章 / 227

39. 祖传念物 / 227



40. 同归于尽 / 233

41. 再爆血案 / 239

第十章 / 246

42. 是否英雄 / 246

43. 立本论“善” / 252

44. 遭遇火患 / 258

45. 风流女子 / 262

46. 勇敢救人 / 267

47. 失望情绪 / 273

第十一章 / 279

48. 有点骄傲 / 279

49. 群众推荐 / 285

50. 难舍难分 / 291

51. 书记访贫 / 296

52. 重逢初恋 / 302

53. 政治勇气 / 308

54. 了断情缘 / 313

第十二章 / 321

55. 逢春拒婚 / 321

56. 恍然如梦 / 327

后 记 / 335

◎ 第一章 ◎

1. 死亡游戏

由生到死的门槛一脚就迈过去了，这是赵逢春回乡第一天的亲历亲见。

拉粪的目的地是南岭。拉粪就是拉着架子车往田间送肥。

早晨上工的时候，雷建海主动要与赵逢春搭档，他对年轻人说：“叔稀罕你。”逢春摇摇头，刻意要躲开雷建海。这个人早年是县剧团的，唱旦，后来在村小学教过书，因为“鸡奸”学生判了徒刑，刑满释放后当农民。雷建海给赵逢春留下的印象并不好，不知哪根筋搭错了地方，他见了男娃娃死盯着看，眼神怪怪的，村里人叫他“鸡奸犯”。逢春选择和雷奎生搭帮，奎生与他年龄相仿，初中毕业就回乡劳动了。

南岭其实是个大土丘，阳面的耕地属相邻的龙阳大队，背阴面是雷庄大队第三生产队的梯田。拉着满满一车牛圈肥到南岭地，要走很陡很长的上坡路，队长安排每辆架子车两个人，套一头毛驴。有没有驴，人的感觉完全不一样。上南岭坡陡，人和驴同样要竭尽全力，相比较途经南洼那一段路平，驴在前头拉，人只要手握辕把掌握架子车的平衡，根本不用使劲儿。空车返回，到了平路，人前面坐一个，后面蹲一个，一起一伏像压跷跷板一样悠闲舒适，任由驴子拉车前进。要是没有驴，人哪儿来这份惬意？人比驴聪明，所以人欺负驴。

“开火车，开火车！”早响最后一车肥送到地里，大家准备折返，雷新海提议说。雷新海是雷建海没出五服的自家兄弟。

“开火车”是将两辆或三辆架子车链接起来，“乘客”坐在上面，由一人掌舵当司机，利用下坡路产生的惯性，体味火车般飞驰的快感，可以省却走路的麻烦和困顿。这是那个年代劳动者很时尚的游戏，虽屡屡有人发生意外造成伤害，但人民公社社员乐此不疲。



“少弄没名堂的事！”被生产队长指定为拉粪工作临时负责人的雷建海斥责远房堂弟。

“少管！你还把自己当成个官？你是个槌子。”雷新海并不尊重堂兄，仍积极组织开火车，“来来来，把架子车链上，我当司机。”

“欢娃，走，咱不参加。”雷建海吩咐他的搭档。孙欢娃和赵逢春一样，是刚刚毕业回乡的知识青年，他俩是高中同学。

“你甭跟上这些‘二杆子’开火车，出了事，能把人摔死。”雷建海又对逢春说。

雷奎生也热衷于“开火车”，他对赵逢春说：“没事没事，经常开哩。新海哥有老经验，逢春你放心坐。”

逢春本来还在犹疑，经不起雷奎生动员，况雷建海的劝阻让他逆反，于是迈腿坐到了“火车”上。

“火车”的结构是这样的：两辆架子车车辕相对，用褡绳链在一起，前面坐两人，两车之间的缝隙坐着雷新海负责驾驶，后面架子车坐三人，其中两人左右对应坐在车厢两边，另外一人坐中间，手里掌握着维系在后面的第三辆架子车，必要时抬起辕把让车尾蹭地，起到刹闸的作用。驴被卸了套，自由自在朝回家的方向走去。

雷建海、孙欢娃没有参与，套着驴，拉着车走。孙欢娃一脸的不甘心。

南岭中间的“机耕路”是把粪肥送到地里的唯一通道。路两旁的梯田一级连着一级，路与梯田同步分级，下一道坡，有一段平坦的路，紧接着又下坡，又有一段平路。如此反复循环，“开火车”相应出现加速，缓行，再加速，再缓行……人坐在上面很惬意。最低的一级梯田过后，还有一道长坡很陡，带两个转弯，坡下有一片平坦的首蓿地，可以让“火车”缓冲、减速直到停止。

逢春从小是乖孩子，母亲一以贯之的严格要求让他谨小慎微，比起同龄人来，他胆小。“开火车”虽见过多次，坐“火车”还是头一回。梯田阶段一会儿快一会儿慢的变速运动，的确给大家带来快乐，到最后那段很长的拐弯坡道上，“火车”越来越快，有点儿风驰电掣的味道，耳畔风声呼啸，头发朝后披倒，遇到颠簸大家一起发出惊叫，顺利完成惊险路段的运行，大家又一起发出欢呼。

一直到拆散“火车”，重新套上驴徒步前行，乘客们意犹未尽。

“逢春，咋样？我是老司机，火车开得美！”雷新海自吹自擂。

逢春笑了笑，表示赞许。

“少吹牛皮！”雷建海给远房堂弟泼凉水，“要是董下烂子（闯了祸），你屁嘴就不能了！”

“咋能董烂子？我几个小心着呢。你少说不吉利的话。”雷新海把堂兄的话当耳旁风。

“哎，你几个‘开火车’了？看我不告队长！”女劳力在路旁地里拾棉花，妇女队长秋风冲着拉粪的人喊。秋风是雷新海媳妇。

“烂婆娘，把你屁嘴夹住。”雷新海说。

“再甬开了，小心翻车。”秋风很诚恳地奉劝丈夫。

“臊老鸱嘴！”雷新海正为他“开火车”的业绩兴奋，嫌婆娘的话扫兴。

和秋风站在一起的姑娘叫何蓉蓉，亭亭玉立，面若芙蓉。妇女队长和男人叮嘱，姑娘掩嘴而笑。

“狗日的小心栽死！”秋风笑骂丈夫。

“这熊婆娘，屁嘴臊的！”雷新海从路上拣一个土疙瘩，朝秋风掷过去。秋风低头躲过，再仰起头，笑得“咯咯咯”。

逢春朝秋风那里看一眼，正好与何蓉蓉目光相遇。他突然一激灵，全身像过电一般。这女子眼窝咋这么好看呢？

晌午牲口要喂草料，拉粪的人在饲养院里倒粪——将牲口圈起出来的粪肥倒腾一下，打碎结块，使其变得细碎蓬松，有利于土壤吸收。

后晌继续拉粪，雷新海继续“开火车”，孙欢娃眼馋，说：“建海叔你把空车拉上，我坐一回‘火车’。”雷建海不允，说：“你看他这些人少跑几步路，图轻松，栽了就划不着了。”

果然被雷建海言中。收工之前，“火车”发生严重的翻车事故。究其原因，雷新海开了几趟“火车”一帆风顺于是产生了骄傲和麻痹，乘客个个兴高采烈得意忘形根本没有忧患意识，“开火车”缺乏严密的组织程序也没有安全防范措施，更有一头驴故意捣乱成心要考验“火车”司机的能力而雷新海随机应变的确不行。于是，他们董下大烂子了。

这一趟“火车”，前面一辆架子车坐了3个人，而且位置有问题，总体重心偏前，这样导致“火车司机”雷新海一直觉得压不住车辕把，操纵不灵。“火车”在最后阶段通过有两道拐弯的长下坡路，速度越来越快，



“你几个往前坐！”慌乱之中，他向坐在前面的人发出错误的指令，有人往“火车”运行的前方挪了挪屁股，弄得雷新海更压不住车辕把，眼看就要失去控制。

“往后坐，往后坐！”他又赶紧纠正刚才的错误。

坐在前面的逢春等人弄不清屁股该朝前移还是该往后挪，况且“火车”越来越快，真正风驰电掣，雷新海乱喊叫让他们慌了神。“火车”就要进入苜蓿地，有一头驴贪吃，自作主张用嫩苜蓿补充给养，正好阻碍了“火车”前进的道路。这个意外情况更让雷新海难以处置。驴是重要的集体财产，雷新海无论如何不敢伤害驴子，尽管这头驴自作主张擅啃苜蓿犯规。“火车”要继续前进，驴的两条后腿就会面临危险。慌乱之中，雷新海选择了撒手。

雷新海一撒手，前面的架子车前倾顶到地上。飞驰的“火车”急刹，造成了严重后果。前面坐着的三个人飞了出去。雷奎生奇迹般飞到啃吃苜蓿的驴身上，吓得驴子突然惊奔，将雷奎生摔下来，但他并没有受伤。另一人被扔到前方大约10米远的苜蓿地里，脚手并用快速朝前爬行几步，就一头拱到地上，不幸脑袋撞到石头，弄得头破血流。逢春侧身着地，右脸蹭破了皮，右胳膊摔得举不起来，白色上衣蹭了一缕缕苜蓿绿。后面架子车上的人同样被摔出去，一人受轻伤，一人受惊吓栽倒在地半天不动弹。最惨的是“火车司机”雷新海，夹在两辆架子车中间，脸碰到荆条“笆笆”（挡在车厢两头阻挡粪肥泄漏、增加容量的半圆状物件）上，弄得血肉模糊，眼见得鼻腔开放，鼻梁一侧透气冒血泡儿。身子被前后两辆架子车强烈挤压，估计内脏受伤了，他发出一声声惨叫。

逢春爬起来，看见地上躺着一人动也不动，雷新海满脸是血五官扭曲，叫声刺耳瘆人，他立即吓出一头冷汗。年轻人从来没有经历过如此严重、如此惨烈的人身事故。

“建海叔，欢娃，赶紧来救人呀！”逢春忘记了对雷建海的反感，大声喊。

“看看看看看看，我说甬开火车甬开火车，死活不听。董烂子了！”雷建海加快脚步往跟前跑，嘴里抱怨着。

“先把那一个扶起来，看咋了。”雷建海俨然成了现场指挥。

逢春顾不上右胳膊疼痛，和雷奎生一起去搀扶趴在地上的雷圣民。雷圣民父母有五个女儿，只有这么一个宝贝儿子，平常被父母和爷爷奶奶宠得不成样子。他刚才飞出去重重摔了一下，伤倒没伤着，但吓坏了。逢春和雷奎生一左一右将他扶起，一边喊他名字；一边搀着走。雷圣民仍然双目紧闭，两腿耷拉着不撑，两道十分黏稠的黄鼻涕挂在嘴唇上。

“新海，新海，你咋了？”雷建海发现远房堂弟伤得不轻。

雷新海只顾大声呻吟：“妈呀，大大呀，把我疼死啦！哎呀，疼死啦……”

“哪达疼呢？”

“肚子，脸，脑！浑身都疼呢。哎呀，妈呀，疼死啦！大大呀……”

“欢娃，赶紧到棉花地里去叫人，把新海往医院弄。”雷建海说。

逢春和雷奎生扶着雷圣民转了好一会儿，他才清醒过来。擤了两股稠鼻涕，抹到鞋底上，然后会走路了。

不一会儿，雷新海媳妇秋凤和那些拾棉花的婆娘女子都跑来了，何蓉蓉也在其中。

“你咋成这了？新海，新海，你咋成这了？！”秋凤看见丈夫血肉模糊，脸一下变得煞白，“赶紧，建海哥，赶紧把人往医院弄！”秋凤紧张得声音都嘶哑了。

逢春手足无措：“咋弄呢？建海叔，这咋弄呢？”

“用架子车拉上，赶紧往医院送。”俊俏的何蓉蓉倒是不慌乱，和颜悦色说。

“对，赶紧拉上走。”逢春一下子有了主意，他感激地望了何蓉蓉一眼，蓉蓉漂亮的眼窝又让小伙子心里掠过一道闪电。这女子眼窝就是书上写的“丹凤眼”，赵逢春忙里偷闲想。

大家手忙脚乱把雷新海弄到架子车上，他呻唤的声音已经明显减弱。

“瞎咧！赶紧，拉上跑！”雷建海声嘶力竭喊。

到了公社卫生院，雷新海已经昏死过去了。“赤脚医生”作了一番检查，说他治不了，得赶紧往县医院送。闻讯赶来的生产队长、副队长等一千人顾不上吃饭，拿些馍，给架子车垫上厚厚的麦秸，铺了一床被子，让雷新海躺下，轮换着拉上跑，日急慌忙朝县医院去了。

雷庄离县城 40 里路，赶到县医院半夜了。医生看了看伤员，说不用



年代

救了，拉回去埋了吧。医生还说，估计肝脏脾脏啥的挤坏了。

2. 回乡知青

晚上，逢春睡不着觉。傍晚时分“开火车”肇事，雷新海脸上血肉模糊、雷圣民两股稠鼻涕挂到下巴上，不断在他脑海里映现。

床是临时支起来的，在爷爷奶奶居住的砖窑洞后半截。窑洞有两丈深，中间一道隔墙，爷爷奶奶住前半截，后半截一半是厨房，一半摆放着存粮食的大瓮和杂物。逢春父母住一眼小窑洞，里面一铺土炕，脚地再要支张床很困难，况且他长大了，不宜和父母住在一起。上高中住校，周末回家来和爷爷奶奶挤一晚上，现在回乡当社员了，只好在大窑洞隔墙里面支床。床板是给爷爷奶奶预备的柏木棺板，床腿靠墙那头用砖垒，另一头是条凳。

耳边总有蚊子嗡嗡，逢春在黑暗里拍打几下，显然没有效果。“卧室”还没顾上挂电灯，睡觉靠黑摸，黑暗中的蚊子阴险而又得意，他害怕拍打蚊子的声音影响爷爷奶奶睡眠，由它去了。结果大腿内侧、胳膊，还有脚趾缝儿，都被蚊子叮得胀起一个个小包，奇痒难挨，挠得几乎出血了，也不解决问题。

“文革”初期的混乱过后，高中恢复招生，赵逢春赶上了。他们1970年秋季入学，两年制，1972年毕业，被称之为“高七二级”。上高中两年，逢春和他的同学被转成商品粮户口，尽管每月供应30.5市斤面粉有百分之五十是红薯面或高粱面，但基本上不饿肚子。学校食堂5分钱一份的烩菜有时还稀稀拉拉漂着肥肉片片，起码有豆腐和萝卜白菜，把馍泡进去，连汤带水吃了，很舒服。可惜“高七二级”毕业后一刀切回乡劳动，商品粮没有了，大家统统到广阔天地炼红心，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高中校园里的两年仿佛一眨眼就过去了。

西皋中学同年级三百多人，赵逢春以学习好闻名。第一次期中考试，他的成绩让人目眩，能打满分的4门课得了399分，语文93也是最高分。从此，全年级想在学习上冒尖的同学都视赵逢春为标杆，尽管不乏强劲的竞争对手，两年时间里他在全年级成绩拔尖的地位始终没有动摇。但是，高中阶段逢春也有不如意的地方，班主任章老师曾是全县造反派组织

“红三司”副司令，整人有瘾。造反高潮过去了，学校“复课闹革命”，原来县中学很出名的几位老师来到西皋中学任教，革委会主任（相当于校长）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让西皋中学成了全县教学环境最好的高中。章老师仅有中师学历，曾经勉为其难教过初中数学，让他上高中课纯属赶鸭子上架，难免让其他老师鄙视。不知何故，章老师对赵逢春怎么看怎么不顺眼，其他科任老师越赏识逢春，他越是找逢春的毛病。章老师说逢春“妄图颠覆班委会”，将他和其余几个同学定性为“以赵逢春为首的小集团”，在班上多次组织类似批斗会那样的班会，让亲信学生围攻逢春，阻挠所谓“小集团”的成员加入红卫兵、共青团。逢春上小学、初中中获得过很多荣誉，小小年纪就出席过全县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自豪和骄傲一直与之相伴，到了高中老挨整，难免让他烦恼，好在科任老师都暗中支持，提醒逢春只管好好学习，不要在乎章老师怎样做。“学习好才是根本。”好几个科任老师都说。

挨整的经历让逢春委屈，也让他变得爱思考。高中毕业时，他看上去有点儿少年老成。

柳雅平总在逢春脑子里冒出来。圆脸，杏眼，扎小辫儿，两颗小虎牙，笑起来特别灿烂。她是他的同班同学，有段时间还是同桌。夏天穿短袖，一不小心，逢春的左肘与她的右胳膊相触，触电似的感觉。班级里男生女生接触有舆论和氛围上的障碍，异性之间不仅授受不亲，连说句话也会让其他同学侧目。（真想不通“破四旧”、“反封建”旗帜高扬的“文革”时期，乡村中学为什么会是这样的风尚？）柳雅平遇到难题需要向赵逢春请教，只能悄声说：“哎，这道题不会。”逢春低着头红着脸给她讲，并不敢看女孩的眼睛。章老师整治逢春，柳雅平坚定不移地支持、声援他，给了班主任许多白眼和软钉子，她把参与围攻赵逢春的同学一律称作“叭儿狗”。逢春暗暗佩服这女孩的智慧 and 胆量，他对柳雅平最强烈的印象是：女孩的母亲为了给继父生儿子——此前母亲已生了柳雅平3个同母异父的妹妹——产后大出血死去。柳雅平送葬之后回到学校，将本应戴在头上当孝布的白纱巾系到脖颈，点缀出强烈的素雅。她眼睛红红的，满脸忧伤，表情动人。逢春在校园遇见她，猛然觉得心颤，眼圈一下子红了，女孩的形象永远定格在他的脑子里。

两天前，朝夕相处的高中同学经过简单的毕业仪式，不得不依依惜



年代

别离开学校。乡村孩子同样有青春年少的激情澎湃，分手时却表现得含蓄、内向。也有毕业留影、临别赠言，但没有人流眼泪，挥挥手，背起简单的行装各奔东西。逢春的铺盖和生活用品、文具让同村的同学家长用架子车带走了，他和柳雅平等几个人去了潘家村。潘家村有潘霞，潘霞是赵逢春和柳雅平共同的朋友。去年秋天“走‘五七’道路”，全班同学在潘家村和贫下中农同吃同住一星期。潘霞的父亲——曾当过某剧团团长、回乡“监督劳动”的艺术家——不知怎的一眼看中了逢春，一再教导他女儿，说不要小看了赵逢春，这小伙子将来前途无量，弄得潘霞朝她爸直翻白眼。毕业仪式结束，经潘霞提议，几个人相约到她家去玩。同去的另一男生叫梁建东，是柳雅平的暗恋者，想在毕业分手时向她要个说法。几个年轻人的到来让潘霞爸爸十分高兴，他不仅让老伴儿摊煎饼款待，而且谈兴大发，和孩子们聊到夜深。

逢春和他的同学一夜无眠。起先坐在院里，后来感觉寒意袭人了才转移到屋内，大家围坐在炕上。相向而坐的几个人腿上共同盖一床薄被，想说的话持续不断，谁都没有瞌睡的意思。起先还有一盏昏暗的电灯，后来停电了，也没有月亮。伸手不见五指的夜色中，年轻人的窃窃私语在空气里来回穿梭，交流着他们之间无尽的友谊和留恋，说不清道不明朦朦胧胧若隐若现的男男女女之情也在屋子里飘来荡去。后半夜，柳雅平黑暗中拉一拉赵逢春的手，对大家说：“我要上茅房”。逢春说：“我陪你到院里，外头黑得太。”这样，两人共同创造了在院里单独说几句话的机会。柳雅平说：“梁建东要我表态……”逢春说：“你答应他了？”柳雅平说：“我要是答应他，跟你说啥呢！”逢春很激动。

直到鸡叫三遍，东方天边显现出一缕白，几个年轻人才东倒西歪迷糊了一阵儿。

“真的要当农民了！真的要当人民公社社员了！”潘霞说了好几次。

“当就当呗。”逢春随口说。

让蚊子叮咬得难以入睡，逢春一个人静静思考着。早在上小学时候，村里一位年长他七八岁的哥哥考上本科，是“文革”前最后一批大学生，当时轰动全村，这位哥哥从此成为逢春心目中的楷模和向往。中学时期，他不止一次做过大学梦。上大学，将来当大知识分子、大科学家，用聪明才智报效国家，报答党和毛主席的恩情，是赵逢春坚定不移的信念。升入

西皋中学就读，户口转为“商品粮”，他心里也曾燃起希望，后来事实证明这两年城镇户口的意义只是在粮食紧张的情况下缓解了饥饿。随着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掀起高潮并且成为一种时代的必然，他们这些农村知识青年读完高中，也必须回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然后再通过“推荐”的方式选择少数优秀分子上大学。

这样也很公道。只要沿着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引的方向，虚心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好好劳动，斗私批修，兴无灭资，不断改造世界观，提高无产阶级政治觉悟，上大学还不是迟早的事？

这样一想，逢春觉得前途仍然一片光明。

后来他迷迷糊糊睡着了。几只蚊子在四周萦绕，发出不怀好意的嗡嗡。

第二天一大早，雷新海的死讯传来。

人真不结实，说死，一下子就死了！逢春听到消息愣怔半天。

爹妈教导他好一阵儿，说危险的事情不要参与，生产队“五王八侯”啥人都有，做事情要动脑子，交识人更要动脑子，不然会吃亏。逢春想一想也觉得后怕，假如受重伤、死了的是他，父母现在会是怎样的心情？家里会乱成啥样子？这种可能性不是没有啊。想到这里，他不禁打寒战，原来，昨天他的经历是与死神擦肩而过！

雷新海的尸体连夜拉了回来。按照乡俗，死在外面的人不能再进家门，甚至不能进村。雷新海的遗体被停放在打麦场上。第二天，他家人在场院设置灵堂，开始丧葬的繁杂程序。死者暴毙，家人的悲伤显得更深切、更强烈，秋风多次哭得昏死过去。

因为是“开火车”摔死的，生产队没有给雷新海及其家人更多的抚恤。经过征求其他干部意见，队长孙振山决定将场院边上一棵泡桐树砍伐，给雷新海做一口薄棺材。另外从集体“储备粮”里拿出一百斤小麦，磨成面，埋人那天叫“相烘”（帮忙者）吃一顿。要是不够，由雷新海家人再出粮食。至于摔坏生产队架子车辕把，也不再追究。

“逢春，你看叔说的咋样？叫你甭坐‘火车’，还不听！你看新海，欢欢实实的小伙，就这么死了。你以后要听叔的话呢。”雷建海说。埋人过后，帮忙的人等着吃饭，雷建海主动凑到逢春跟前唠叨。

逢春没有吭声。他厌恶地皱眉头，他不明白雷建海为啥老跟自己套近乎。他想转身走开。



“逢春，先甬走。”队长孙振山喊道，然后他对雷建海说，“你当拉粪的领导哩，把人都当死了！”

“不怪我。”雷建海辩解，“新海不听话嘛！你问逢春，看我干涉了没有？新海不听嘛。逢春也不听，硬要坐‘火车’。我把他的没办法，我又不是队长。”

“算了算了算了，甬说了。明儿把拉粪先停下，队里等着烧窑，没炭了，架子车都得用上，到县里东风煤矿拉炭。我和你几个都去。”

“行么。”雷建海说，“套驴不套？”

“不套。回茬地这几天正用牲口哩，驴闲不下。用人拉，俩人一个架子车。”

“噢大大，把人能挣死。”

“逢春，你明儿起来早些，拿根绳，叫你妈给弄几个白馍，甬穿新鞋，磨脚呢，旧鞋也不能太旧，省得半路里鞋烂了，没法务治。”孙振山说。

“能成。”逢春说。

3. 初砺筋骨

鸡叫三遍，母亲把水烧开，给赵逢春泡了白麦面锅盔，调了盐醋辣子。逢春呼噜呼噜吃完，拿上绳和装锅盔馍的蓝布口袋，要走。

“给你灌了一壶煎水，拿上。”母亲说。

接过母亲递过来的军用水壶，热热的。逢春心里很温暖。

雷庄到县城40里黄土路坎坷不平，因下雨天车碾人踏，拖拉机、马车轮子把路面刨出一个个深坑。距离县城不远处还要翻越河川，上下10里长坡。人力拉煤来回步行80里地，其艰苦可想而知。

年轻人瞌睡多，出门时赵逢春感觉困意犹在，不住打呵欠。上了路，冷风一吹，他才彻底清醒了。

逢春和生产队长孙振山拉同一辆车，一开始他主动拉车，让队长坐着。走了大约五、六里路，雷建海凑到逢春跟前。

“逢春，叔坐你的车，平路，不费劲。”雷建海说。

“去去去，你就会‘热闹处卖母猪’！平路也要鼓劲拉哩。”孙振山斥责道。

“又不要你拉。”雷建海反驳队长，然后尻子一抬，坐上了。

逢春回头瞪他一眼，雷建海有点儿尴尬，仍然笑眯眯的。

“你这人离城40里下马，要不然城墙把脸皮蹭破了！”孙振山笑骂。

太阳升起来。夏日的阳光照到身上火辣辣的，逢春很快满头大汗。

“振山叔，把水壶给我，喝一口。”逢春说。

“节省着喝，一天呢。前头慢上坡，你坐上歇会儿，叫叔拉。建海赶紧避（滚），我才不拉你这货。”

“没事，你坐上我拉。”逢春觉得上坡路让队长拉不好意思。

“给我。”孙振山的口气不容商量。

“我不坐，上坡路嘛。”

“这娃，你害羞？能坐不坐，跑一路，回来拉重车子你就没劲了。乖乖坐！”

逢春红着脸坐上。刚才出汗了，坐在车子上风一吹，他觉得好凉爽，好滋润。

前面不远处是白水河川。从崖畔到河川底部好几里下坡路，孙振山说：“逢春，你来拉，叔坐上缓一缓。”

脚下的公路是从渭南、蒲城通往北部延安地区黄龙、宜川等几个县份的必经之路。路面用石子、炭渣铺就，疙疙瘩瘩不平整。坡陡，坐车的人压在车尾，拉车的人用劲抬起轡把，让车厢后尾挂着的橡胶圈与地面摩擦，减速刹闸。4辆架子车一路下来弄得尘土飞扬。

赵逢春想起上初中，县城举行毛主席巨幅塑像落成典礼，几个同学相约去瞻仰。逢春骑同学的自行车，后座带人，开始下大坡了，他才发现前后闸都不管用，只好用鞋底子摩擦没有护瓦的前轮胎起刹闸作用。因为刹闸的脚须臾不可离开前轮，所以想停下来根本没有可能，脚掌烫得不行，左右脚轮换着来，直到两只鞋底都快磨透了，才到达白水河桥。逢春的冒险举动让路人看得咂舌，上行的汽车司机都主动给他让路。回家后母亲发现七八成新的鞋底子要透了，狠狠收拾他一顿，主要进行安全警示教育。想起这事，逢春直到现在还后怕。

河面并不宽，有石拱桥。过了桥，上行的坡路也很陡，空架子车尚需一人拉一人推。

总共走了近4个钟头，拉煤的人才进了粟邑县城。